增壹阿含經卷第五　蘭

前秦建元年曇摩難提譯

不還品第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當滅一法我證卿等成阿那含云何為一法所謂貪欲諸比丘當滅貪欲我證卿等得阿那含尒時世尊便說此偈

貪婬之所染　衆生墮惡趣　當懃捨貪欲
便成阿那含

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當滅一法我證汝等成阿那含云何為一法所謂瞋恚是諸比丘當滅瞋恚我證汝等得阿那含尒時世尊便說此偈

瞋恚心之染　衆生墮惡趣　當懃捨瞋恚
便成阿那含

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當滅一法捨離一法我證汝等成阿那含云何

為一法所謂愚癡是時諸比丘當滅

捨離一法我證汝等成阿那含云何

為一法所謂愚癡是時諸比丘當滅
愚癡我與卿等證阿那含尒時世尊

增壹阿含經卷第五　第二丈　仰

便說此偈
愚癡之所染　衆生墮惡趣　當懃捨愚癡
便成阿那含
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當滅一法
捨離一法我證汝等成阿那含云何
為一法所謂慳貪是諸比丘當滅慳貪
我證汝等阿那含尒時世尊便說此偈
慳貪之所染　衆生墮惡趣　當懃捨慳貪
便成阿那含
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於此衆
初不見一法不可降伏難得時宜受
諸善報所謂心是諸比丘此心不可
降伏難得時宜受諸善報是故諸比
丘當分別心當思惟心善念諸善奉
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壹阿含經卷第五　第三丈　仰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於此衆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於此衆
初不見一法易降伏者易得時宜受
諸善報所謂心是諸比丘當分別心

善念諸善本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此衆中
若有一人而作是念我悉知之然後
此人不以飲食在大衆中而虛妄語
我或復於異時觀見此人生染著心
念於財物便於大衆中而作妄語所
以然者諸比丘財物染著甚爲難捨
令人墜墮三惡道中不得至無爲之
處是故諸比丘已生此心便當捨離
設未生者勿復興心染著財物如是
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此衆中
而作是念正使命斷不於衆中而作
妄語我或復於異時觀見此人生染
著心念於財物便於大衆中而作妄
語所以然者諸比丘財物染著甚爲

語所以然者諸比丘財物染著甚為
難捨令人墮三惡道中不得至無為

之處是故諸比丘以生此心便當捨
離若未生者勿興心染著財物如是
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
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陁竹
園所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尒時世
尊告諸比丘云何諸比丘頗有見提
婆達兜清白之法乎然復提婆達兜
為惡深重受罪經劫不可療治於我
法中不見毫氂之善可稱記者以是
之故我今說提婆達兜諸罪之原首
不可療治猶如有人而墮深厠形體
沒溺無有一淨處有人欲來濟拔其
命安置淨處遍觀厠廁及彼人身頗
有淨處吾欲手捉拔濟出之彼人熟
視無一淨處而可捉者便捨而去如
是諸比丘我觀提婆達兜愚癡之人
不見毫氂之法而可記者受罪經劫
不可療治所以然者提婆達兜愚癡
專意偏著利養作五逆罪已身壞命
終生惡趣中如是諸比丘利養深重
令人不得至安隱之處是故諸比丘

令人不得至安隱之處是故諸比丘

以生利養心便當捨離若未生者勿
興染心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陁竹
園所與大比丘衆五百人倶尒時有
一比丘聞如来記莂調達受罪一刧
不可療治時彼比丘便至尊者阿難
所共相問訊已在一面坐尒時彼比
丘問阿難曰云何阿難如来盡觀提
婆達兜原本已然後記莂受罪一刧
不可療治乎頗有所由可得而記耶
時阿難告曰如来所說終不虛設身
口所行而無有異如来真實記提婆達
兜為惡受罪深重當經一刧不可療
治尒時尊者阿難即從坐起至世尊
所頭面礼足在一面住尒時阿難白
世尊曰有一比丘来至我所而作是
說云何阿難如来盡觀提婆達兜原
本已然後記莂受罪一刧不可療治
乎頗有因縁可得記莂耶作是語已
各自捨去世尊告曰彼比丘者必晚
暮學出家未久方来至我法中耳如
来所說終不虛妄云何於中復起猶
豫尒時世尊告阿難曰汝往至彼語

来所説終不虚妄云何於中復起猶
豫尒時世尊告阿難曰汝往至彼語
比丘言如来呼卿阿難對曰如是世
尊是時阿難受世尊教便往至彼比
丘所到已語彼比丘曰如来呼卿彼比
丘對曰如是尊者尒時彼比丘便嚴
衣服共阿難至世尊所到已礼世尊
足在一面坐尒時世尊告彼比丘云
何愚人汝不信如来所説乎如来所
教無有虚妄汝今乃欲求如来虚妄
時彼比丘白世尊曰提婆達兜比丘
者有大神力有大威勢云何世尊記
彼一劫受罪重耶佛告比丘曰護汝
口語勿於長夜受苦無量尒時世尊
便説此偈

遊禪世俗通　至善無解脱　不造滅盡跡
復還墮地獄

若使我當見提婆達兜身有毫釐之
善法者我終不記彼提婆達兜受罪
一劫不可療治是故愚人我不見提
婆達兜有毫釐之善法以是故記彼
提婆達兜受罪一劫不可療治所以
然者提婆達兜愚癡貪著利養起染
著心作五逆惡身壊命終入地獄中
所以然者利養心重敗人善本令人

著心作五逆惡身壞命終入地獄中

所以然者利養心重敗人善本令人不到安隱之處是故諸比丘設有利養心起便當求滅若不有心勿興想著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彼比丘從坐起整衣服礼世尊足白世尊曰今自悔過唯願垂恕愚癡所致造不善行如来所說無有二言然我愚癡起猶豫想唯願世尊受我悔過改往修来乃至再三世尊告曰善哉比丘悔汝所念恕汝不及莫於如来興猶豫想今受汝悔過後更莫作乃至三四尒時世尊便說此偈

設有作重罪 悔過更不犯 此人應禁戒
拔其罪根原

尒時彼比丘及四部衆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種阿鄀含 二心及二食 婆達二契經
智者當覺知

增壹阿含經壹入道品第十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一入道淨衆生行除去愁憂無有諸惱得大智慧成泥洹證所謂當滅五盖思惟

四意止云何名為一入所謂專一心

智慧成泥洹證所謂當滅五蓋思惟

四意止云何名為一入所謂專一心
是謂一入云何為道所謂賢聖八品
道一名正見二名正治三名正業四
名正命五名正方便六名正語七名
正念八名正定是謂名道是謂一入
道云何當滅五蓋所謂貪欲蓋瞋恚
蓋調戲蓋眠睡蓋疑蓋是謂當滅五
蓋云何思惟四意止於是比丘內自
觀身除去惡念無有愁憂外自觀身
除去惡念無有愁憂內外觀身除去
惡念無有愁憂內觀痛痛而自娛樂
外觀痛痛內外觀痛痛內觀心而自
娛樂外觀心內外觀心內觀法外觀
法內外觀法而自娛樂云何比丘內
觀身而自娛樂於是比丘觀此身隨
其性行從頭至足從足至頭觀此身
中皆悉不淨無有可貪猶如觀此身
有毛髮爪齒皮肉筋骨髓腦脂膏腸
胃心肝脾腎之屬皆悉觀知屎尿生
熟二藏目淚唾涕血脈膽皆當觀知可
无貪者如是諸比丘當觀身自娛樂除
去惡念無有愁憂復次比丘還觀此
身有地種耶水火風種耶如是比丘
觀此身復次比丘觀此身分別諸界

身有地種耶水火風種耶如是比丘
觀此身復次比丘觀此身分別諸界
此身有四種猶如巧能屠牛之士若
屠牛弟子解牛節解而自觀見此是
脚此是心此是節此是頭如是彼比
丘分別此界而自觀察此身有地水
火風種如是比丘觀身而自娛樂復
次比丘觀此身有諸孔漏出不淨猶
如彼人觀竹園若觀葦叢如是比丘
觀此身有諸孔漏出諸不淨復次比
丘觀死屍或死一宿或二宿或三宿
四宿或五宿六宿七宿身體膖脹臭
處不淨復自觀身與彼無異吾身不
免此患若復比丘觀死屍烏鵲鵄鳥
所見噉食或為虎狼狗犬虫獸之屬
所見噉食復自觀身與彼无異吾身
不離此患是謂比丘觀身而自娛樂
復次比丘觀死屍或噉半散落在地
臭處不淨復自觀身與彼無異吾身
不離此法復次觀死屍肉以盡唯有
骨在血所塗染復次此身觀彼身亦
無有異如是比丘觀此身復次比丘
觀死屍筋纏束薪復自觀身與彼无
異如是比丘觀此身復次比丘觀死

屍骨節分散散在異處

異如是比丘觀此身復次比丘觀死

屍骨節分散散在異處或手骨脚骨
各在一處或膊骨或腰骨或尻骨或
臂骨或肩骨或脇骨或脊骨或頂骨
或髑髏復以此身與彼無異吾不免
此身吾身亦當壞敗如是比丘觀身
而自娛樂復次比丘觀死屍白色白
珂色復自觀身與彼無異吾不離此
法是謂比丘自觀身復次比丘若見
死屍骨青瘀想无可貪者或與灰土
同色不可分別如是比丘自觀身除
去惡念無有愁憂此身無常為分散
法如是比丘內自觀身外觀身內外
觀身解無所有云何比丘內觀痛痛
於是比丘得樂痛時即自覺知我得
樂痛得苦痛時即自覺知我得苦痛
得不苦不樂痛時即自覺知我得不
苦不樂痛若得食樂痛時便自覺知
我得食樂痛若得食苦痛時便自覺
知我得食苦痛若得食不苦不樂痛
時亦自覺知我食不苦不樂痛若得
不食樂痛時便自覺知我得不食樂痛
若得不食苦痛時亦自覺知我不食
苦痛若得不食不苦不樂痛時亦自

覺知我得

苦痛若得不食不苦不樂痛時亦自
覺知我得不食不苦不樂痛如是比丘

內自觀痛復次若復比丘得樂痛時
尒時不得苦痛尒時自覺知我受樂
痛若得苦痛時尒時不得樂痛自覺
知我受苦痛若得不苦不樂痛時尒
時無苦無樂自覺知我受不苦不樂
痛彼習法而自娛樂亦觀盡法復觀
習盡之法或復有痛而現在前可知
可見思惟原本無所依倚而自娛樂
不起世間想於其中亦不驚怖以不
驚怖便得泥洹生死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真實知如
是比丘內自觀痛除去乱念無有愁
憂外自觀痛內外觀痛除去乱念無
有愁憂如是比丘內外觀痛云何比
丘觀心心法而自娛樂於是比丘有
愛欲心便自覺知有愛欲心無愛欲
心亦自覺知無愛欲心有瞋恚心便
自覺知有瞋恚心無瞋恚心亦自覺
知無瞋恚心有愚癡心便自覺知有
愚癡心無愚癡心便自覺知无愚癡
心有愛念心便自覺知有愛念心无
愛念心便自覺知無愛念心有受入
心便自覺知有受入心無受入心便

愛念心便自覺知無愛念心有愛入
心便自覺知有受入心無受入心便
自覺知無受入心有乱念心便自覺
知有乱心無乱心便自覺知無乱心
有散落心亦自覺知有散落心無散
落心便自覺知無散落心有普遍心
便自覺知有普遍心無普遍心便自
覺知無普遍心有大心便自覺知有
大心無大心便自覺知無大心有無
量心便自覺知有無量心無無量心
便自覺知無無量心有三昧心便自
覺知有三昧心無三昧心便自覺知
無三昧心未解脱心便自覺知未解
脱心已解脱心便自覺知已解脱心
如是比丘心相觀意止觀習法觀盡
法并觀習盡之法思惟法觀而自娯
樂可知可見可思惟不可思惟無所
猗不起世間想已不起想便無怖畏
已無怖畏便無餘已無餘便涅槃生
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
受有如實知之如是比丘内自觀心
心意止除去乱念無有愁憂外觀心内
外觀心心意止如是比丘心心相觀
意止去何比丘法法相觀意止於是
比丘修念覺意依觀依無欲依滅盡

意止云何比丘法法相觀意止於是
比丘修念覺意依觀依無欲依滅盡
捨諸惡法修法覺意修精進覺意修
念覺意修猗覺意修三昧覺意修護
覺意依觀依無欲依滅盡捨諸惡法
如是比丘法法相觀意止復次比丘
於愛欲解脫除惡不善法有覺有觀
有猗念樂於初禪而自娛樂如是比
丘法法相觀意止復次比丘捨有覺
有觀內發歡喜專其一意成無覺无
觀念猗喜安遊二禪而自娛樂如是
比丘法法相觀意止復次比丘捨於
念修於護恒自覺知身覺樂諸賢聖
所求護念清淨行於三禪如是比丘
法法相觀意止復次比丘捨苦樂心
無復憂喜無苦无樂護念清淨樂於
四禪如是比丘法法相觀意止彼行
習法行盡法并行習盡之法而自娛
樂便得法意止而現在前可知可見
除去亂想無所依猗不起世間想已
不起想便無畏怖已無畏怖生死便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
如實知之諸比丘依一入道衆生得
清淨遠愁憂無復喜想便逮智慧得

涅槃證所謂滅五盖修四意止也尒

清淨遠愁憂無復喜想便還智慧得
涅槃證所謂滅五蓋修四意止也尒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於是中
不見一法速疾滅者憎嫉梵行是故
諸比丘當修行慈行慈身行慈口行慈
意行慈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一人
出現世時諸天人民魔及魔天沙門
婆羅門最尊最上無與等者福田第
一可事可敬云何為一人所謂多薩
阿竭阿羅呵三耶三佛是謂一人出
現世時過諸天人民阿須倫魔及魔
天沙門婆羅門上最尊最上無與等
者福田第一可事可敬如是諸比丘
常當供養如來如是諸比丘當作是
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其有瞻視
病者則為瞻視我已有看病者則為
看我已所以然者我今躬欲看視疾

病諸比丘我不見一人於諸天世間

看我已所以然者我今躬欲看視疾

病諸比丘我不見一人於諸天世間
沙門婆羅門施中最上無過是施其
行是施尒乃為施獲大果報得大功
德名稱普至得甘露法味所謂如來
至真等正覺知施中最上無過是施
其行是施尒乃為施獲大果報得大
功德我今因此因緣而作是說瞻視
病者則為瞻視我已而無有異汝等
長夜獲大福祐如是諸比丘當作是
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其有嘆譽
阿練若者則為嘆譽我已所以然者
我今恒自嘆譽阿練若行其有誹謗
阿練若者則為誹謗我已其有嘆說
乞食則為嘆譽我已所以然者我恒歎
說能乞食者其有謗毀乞食則為毀
我已其嘆說獨坐者則為嘆說我已
所以然者我恒嘆說能獨坐者其有
毀獨坐者則為毀我已其有嘆譽一
坐一食者則為嘆譽我已所以然者
我恒嘆譽一坐一食者其有毀者則
為毀我已若有嘆說坐樹下者則為

嘆說我已所以然者我恒嘆譽

為毀我已若有嘆說坐樹下者則為

嘆說我身無異所以然者我恒嘆譽
在樹下者若有毀彼在樹下者則為
毀我已其有嘆說露坐者則為嘆說
我已所以者何我恒嘆詠露坐者其
有毀辱露坐者則毀辱我已其有嘆
說空閑處者則為嘆說我已所以者
何我恒嘆說空閑處者其有毀辱空
閑處者則為毀辱我已其有嘆說著
五納衣者則為嘆說我已所以者何
我恒嘆說著五納衣者其有毀辱著
五納衣者則為毀辱我已其有嘆說
持三衣者則為嘆說我已何以故我
恒嘆說持三衣者其有毀辱持三衣
者則為毀辱我已其有嘆說在塚間
坐者則為嘆說我已何以故我恒嘆
說在塚間坐者其有毀辱在塚間坐
者則為毀辱我已其有嘆一食者則
為嘆說我已何以故我恒嘆說一食
者其有毀辱一食者則毀辱我已其
有嘆說日正中食者則為嘆說我已
何以故我恒嘆說正中食者其有毀
辱正中食者則為毀辱我已其有嘆
說諸頭陁行者則為嘆說我已所以

何我恒嘆說諸頭陁行者其有毀

說諸頭陁行者則為嘆說我已所以
然者我恒嘆說諸頭陁行其有毀辱

諸頭陁行者則為毀辱我已我今告諸
比丘當如大迦葉所行無有漏失者
所以然者迦葉比丘有此諸行是故
諸比丘所學常當如大迦葉如是比丘
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陁竹
園所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尒時尊
者大迦葉作阿練若到時乞食不擇
貧富一處一坐終不移易樹下露坐
或空閑處著五納衣或持三衣或在
塚間或時一食或正中食或行頭陁
年高長大尒時尊者大迦葉食後便
詣一樹下樿定禪定已從坐起整衣
服往至世尊所是時世尊遥見迦葉
來世尊告曰善來迦葉時迦葉便至
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世尊告
曰迦葉汝今年高長大志衰朽獘汝
今可捨乞食乃至諸頭陁行亦可受
諸長者請幷受衣裳迦葉對曰我今
不從如來教所以然者若當如來不
成無上正真道者我則成辟支佛然

彼辟支佛盡行阿練若

成無上正真道者我則成辟支佛然

彼辟支佛盡行阿練若到時乞食不
擇貧富一處一坐終不移易樹下露
坐或空閑處著五納衣或持三衣或
在塚間或時一食或正中食或行頭
陀如今不敢捨本所習更學餘行世
尊告曰善哉善哉迦葉多所饒益度
人無量廣及一切天人得度所以然
者若迦葉此頭陀行在世者我法亦
當久在於世設法在世益增天道三
惡道便減亦成須陀洹斯陀含阿那
含三乘之道皆存於世諸比丘所學
皆當如迦葉所習如是諸比丘當作是
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利養甚重
令人不得至無上正真之道所以然
者諸比丘彼提婆達兜愚人取彼王
子婆羅留支五百釜食供養設彼不
與者提婆達兜愚人終不作此惡以
是故提婆達兜起五逆惡身壞命終
婆羅留支王子五百釜食日來供養
生摩訶阿鼻地獄中以此方便當知
利養甚重令人不得至無上正真之

和養甚重令人不得至無上正真之

道若未生利養心不應生已生當滅
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
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
中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尒時提婆
達兜壞乱衆僧壞如來足教阿闍世
取父王煞復煞羅漢比丘尼在大衆
中而作是說何處有惡惡從何生誰
作此惡當受其報我亦不作此惡而
受其報尒時有衆多比丘入羅閱城
乞食而聞此語提婆達兜愚人在大
衆中而作是說何處有惡惡從何生
誰作此惡而受其報尒時衆多比丘
食後攝取衣鉢以尼師壇著右肩上
便往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
尒時衆多比丘白世尊曰提婆達兜
愚人在大衆中而作是說云何為惡
無殃作福無報無有受善惡之報尒
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惡有罪善惡之
行皆有報應若彼提婆達兜愚人知
有善惡報者便當枯竭愁憂不樂沸
血便從面孔出以彼提婆達兜不知
善惡之報是故在大衆中而作是說

無善惡之報為惡無殃作善无福尒

善惡之報是故在大衆中而作是說

無善惡之報為惡無殃作善无福尒
時世尊便說此偈
愚者審自明　為惡無有福　我今豫了知
善惡之報應
如是諸比丘當遠離惡為福莫惓諸
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受人利養
甚重不易令人不得至無為之處所
以然者利養之報斷入人皮以斷皮
便斷肉以斷肉便斷骨以斷骨便徹
髓諸比丘當以此方便知利養甚重
若未生利養心便不生以生求令滅
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
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受人利養
甚為不易令人不得至無為之處所
以然者若彼師利羅比丘不貪利養
者不作尒許無量煞生身壞命終生
地獄中尒時世尊便說此偈
受人利養重　壞人清白行　是故當制心
莫貪著於味　師利以得定　乃至天帝宮

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受人利養
甚為不易令人不得至無為之處所
以然者若彼師利羅比丘不貪利養
者不作尒許無量煞生身壞命終生
地獄中尒時世尊便說此偈

受人利養重　壞人清白行　李王作　是故當制心
莫貪著於味　師利以得定　乃至天帝宮
便於神通退　墮於屠煞中

諸比丘當以此方便知受人利養甚
為不易如是比丘當作是學未生利
養制令不生以生此心求方便令滅
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壹阿含經卷第五